

试析《景岳全书》阳痿卷

● 开 放

关键词 阳痿 景岳全书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其所著的《景岳全书》卷三十二杂证谩阳痿卷中,分别以“经义”、“论证”、“论治”、“述古”和“简易方”、“阳痿论列方”等几部分对阳痿加以论治。篇幅不多,却具有首重经典,亦取他家,辨证严谨,论治得当,善于继承,有所发扬等特点。笔者拟就以上几个方面试作评析。

1 首重经典,亦取他家

“经义”为张氏所摘引的有关论述阳痿的《内经》条文,共13条,以明阳痿论治的理论为基础。较之前代,张氏所引除直接涉及阳痿,并被历代医家所引的有关肾、肝和湿热的条文外,他还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和自己的临床实践扩大了阳痿的病机范围,增加了心脾和情志变化致阳痿的内容。如其所引《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张氏认为“二阳”为阳明胃与大肠,但主要指胃。胃为水谷气血之海,主化营卫而润宗筋,前阴为宗筋之所聚,若胃病则气血生化受阻,宗筋失润,故“阳道外衰”(阳痿)。临床上确有因情志变化而伤心脾致

阳痿者,每投补益心脾之归脾汤辄收良效。又如其所引《素问·痿论篇》“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宗筋弛纵。”《灵枢·本神篇》:“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肋骨不举。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软,精时自下。”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北方生寒,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等条文,佐证七情与阳痿之间的关系,突破了前人多从劳伤致肾、肝虚弱而阳痿的病因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素问·疏五过论》的引用,该篇论述主要讨论临床上一般容易犯的五种过失,并指出应如何正确诊治,张氏所引为“五过”中前两过,皆为医家问诊的疏漏。意在指出阳痿患者的发病,与其贵贱经历,饮食居处、情志苦乐等各方面情况皆有关联,医家临诊时不可忽视。

“述左”部分为《景岳全书》的杂证谩的体例之一,内容为精选前人的有关论治。该处所引薛已对阳痿的从肝论治,用龙胆泻肝汤清肝火,导湿热治肝经湿热型阳痿,以六味丸滋肾水养肝血治肝经燥

热型患者。

2 辨证严谨,论治得当

“论证”是张氏依据《内经》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阳痿的病机分析,凡3条。第1条为总论,将阳痿的病机分为:①命门火衰、精气虚冷;②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③湿热炽盛以致宗筋弛缓而为痿弱。并指出临床以前两种病机为主,“但火衰者十居七八,而火盛者仅有之耳。”这一分析与临床实际是相符的。第2条是分析思虑、焦劳、忧郁等情志变化导致阳痿的病机,并认为这种情况能抑损心脾而临床常见。第3条认为,“凡惊恐不释者,亦致阳痿。”并以《内经》中“恐伤肾”以及日常行房时若惊恐则“阳道立痿”的事实来阐述病机。综合以上3条,可以看出张氏对情志变化导致阳痿,也就是目前所说的心理性因素致阳痿发病的强调,较之前代无疑是对阳痿病因认识上的一大突破。

“论治”是张氏切合“论证”而给出的治疗方药,亦分为3条。第1条是命门火衰,精气虚寒证,用右归丸、赞育丹、石斛安肾丸一类温补肾阳的方药主治。这一证

● 作者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中医医院男科(236025)

又分出气虚血弱型,用左归丸、斑龙丸、金鹿丸等补益气血的方药治疗。第2条是因思虑惊恐等情志因素致脾肾亏损而阳痿,治疗的大发是培养心脾,用七福饮、归脾汤一类方药治疗。若肾阳因之受损,则须加用桂附枸杞之类的温补肾阳药。这一条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张氏首次提出服药时“必不释怀抱,以舒神气,庶能奏效,否则徒资药力无益也”的心理治疗主张,真可谓真知灼见。第3条是肝肾湿热证,治宜清火坚阴,用滋阴八味丸、大补阴丸、虎潜丸等方药治疗。若火甚者,用滋阴清热的滋肾丸、大补丸之类方药。

作为温补派主将,张氏于此还有一个交待,对该证的治疗必须脉症、内外相符方可投药,以免损伤肾阳,这也就明了张氏对阳痿火衰者多火盛者少的总体认识和他重肾阳的学术主张。

3 善于继承,有所发扬

张氏论治阳痿,师古而不泥古,且有发挥。首重在肾,其所创制的右归丸、赞育丹、左归丸、七福饮和滋阴八味丸等5首方剂,即可看出用药的这种倾向。在这种倾向下还可看出其善于用补,即所谓“善补阳者,必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

阴者,必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断”(《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卷五十)的特点。在注重补肾的同时,更强调心理治疗,否则徒资药力无益。

张氏深研《内经》,广览群书,临床经验丰富,思想解放,敢于冲破前人学术思想之禁锢,标新立异创立新说。比如,张氏认为男之生殖器与女之生殖器(阴道)相对应应该名为“阳道”。因此,首次将“阳痿”作杂证中的一个独立的病提出,并一改前代“阴痿”之称谓,定名为“阳痿”且为后世沿用至今。

中医典故

抓药

有了药方,就要到药店去抓药。在药店里,你可以看到司药人员把处方放在柜台上,手里拿着戥子,到身后的药柜上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小抽屉里去抓药。如果是位老药工,他一看是几克,在小格里用手一撮,用戥子一量,准是几克。人常说熟能生巧,这种过硬本领是靠成年累月的抓药实践练出来的。新药工抓药,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了。

提起抓药,还有一段动听的传说。唐代药王孙思邈经常外出行医采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好的药材,他就不畏艰难困苦地去采药,或进入深山老林,或攀登悬崖绝壁,或穿越河川峡谷。因为采的药材很多,它们的性味功用又不相同,所以不能混杂放在一起。为了便于分类放置和使用,他就特意做了一个围身,在围身上缝制了许多小口袋,凡采到一种药材,就装到一个小口袋里,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一次,孙思邈行医采药来到一个村庄。忽然间一阵狗叫,只见有一妇女躺在地上,嘴里不断发出“唉呀唉呀”的痛苦喊声。原来这位妇女的小腿被狗咬伤了,鲜血直流。他急忙从围身口袋里拿出一种药来,给这位妇女敷上,不大一会,这位妇女小腿上的血止住了,疼痛也减轻了许多。她的丈夫赶来,见此情景,十分感激,忙拜谢药王的救治之恩。

药王就是这样采药到哪里,行医治病就到哪里。他给病人诊治后,就从口袋里拿出药来,因为药物配伍不需要很多,总是从小袋里一小撮一小撮地抓出来,所以人们就把它叫“抓药”。

后来有了药店,为了分类取药,店主就仿照药王的办法,将药柜内做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小抽屉,小抽屉里再隔成二到四个方格,来贮藏放置各种药材。小抽屉的外边写上中药名称,以便记取,免于混淆。直至今日,病人到药店买药时,有的地方仍叫“抓药”。